

# 美濃湖水雉棲地復育近況更新



▲水雉一窩約有3-4顆蛋，由公鳥孵蛋、育雛的生態相當特殊。

【本刊訊】隨著水雉即將到來的繁殖季，民間承租的水雉棲地也在年後陸續完成排水、怪手整地工作，三月下旬開始進行芟實、野蓮等浮葉植物的種植。而由高雄市政府觀光局與辦的「美濃湖水環境改善計畫」，考慮農民灌溉等因素，大、小灣的整體計畫往後推遲，但北側種苗池則於近期開始了動工措施。民間水雉棲地在施工的這段時間，扮演了將水雉留在美濃的功能。



▲保育志工進行野蓮、芟實的種植。

為了讓居民更認識水雉與美濃湖的水鳥生態，觀光局也與辦了美濃湖水環境改善的環境教育計畫，分別於中圳社區、東門國小舉辦說明會、環境藝術創作、以及生態解說活動，內容包含動內容包含由藝術家林彥伶帶領社區居民，以寶特瓶、紙箱、牛皮紙等多種回收材料，以美濃湖水鳥如水雉、高蹺、田鵲、紅冠水雉、小鸞鷲的製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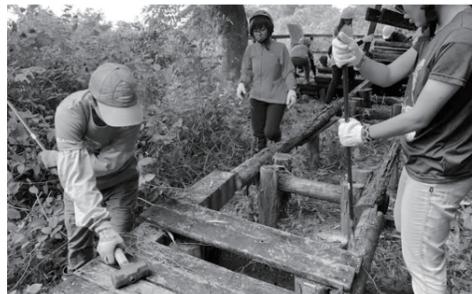


▲中圳社區的居民在藝術家林彥伶的引導下，進行美濃湖常見水鳥的創作嘗試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創作過程中，社區居民欲罷不能，童阿姨說：「晚上睡不著覺，都在想怎麼做好！」美英姊把老公也帶來當幫手，還沒上色的田鵲有點像「鵝」，橘子老師說是美濃版的「Money Bird」(吊鵲對鵲的稱呼)，田鵲在美濃則稱為「田鑽仔」(又名蠅鑽仔，因為會鑽食土壤裡的蚯蚓故得名。)黃淑攻老師在現場幫助大家補充很多知識。例如水雉的蛋一開始帶深褐色，對大家在塗色時提供了高度的參考。居民為了追求作品的完美，不時上網查詢鳥類的動作、姿態，開始對這些鳥類有了更多的了解！最有價值的部分，則由黃淑攻老師先以照片搭配影片，向全校師生分享整個水雉復育的過程，在室內課程之後，也特別安排一次到美濃湖賞鳥的行程。並由林素貞老師指導，創作客語詩。特別的是，東門國小的師生開始將水雉「菱角鳥」的稱號，改為美濃版的「野蓮鳥」，更能表現水雉冬天常群聚在野蓮田覓食的在地生態特色。未來環境藝術的作品與詩詞創作，都將進一步發展與進行公眾發表。敬請期待。

其實正本清源之道，是拆除設施物，追溯後山使用的歷史路徑，考量山體地形與集水範圍，標示有環境教育意義的資源點，重新選擇親近山林的動線，然後回到步道本體排除問題，而非繼續花費在設施物與鋪面的思維。但是觀念的改變並非一蹴可幾，美濃愛鄉協會與校方為此特別慎重，舉辦了三天的手作步道工作坊，邀請校內老師與家長，進行觀念的澄清與討論，大家都把對後山的想像與解決問題的方法提出來討論。

我們發現了在生態池上方山谷有幾道沖蝕溝，導致老樟樹等幾棵大樹根系裸露，推測是山體地形集水範圍，此處的地質屬於較軟的砂岩，土壤裡面含水量少，在強降雨之下，水四處竄流，結果水四處下，生態池會被不斷帶下去，這些大樹因為水



土流失，樹根失去抓地能力，就會傾倒死亡，也因此大家才留意到樟樹葉子看來生長不是很健康，也因為在山谷中查看樹根裸露的狀態，才發現有一些看來是舊的產業道路的路痕。由此線索追索，校方在百年校慶的契機找出老照片比對，由於原來是農業學校，後山是開墾種植的農場，那些舊路徑應該是以前之字形上山的，山上還有一頭耕牛，耕牛是走水不不會爬階梯的，而四頭老樟樹很早就出現，農場的林後才出現。農場的處世也說明了為何此處土壤很少石頭。

而原本被木棧道隔開的人與自然，因為要進入雜木草叢蒐集材料、埋設碎石控制崩塌，把自己弄髒的過程，解除了人對自然的恐懼，親手拆掉了危險的設施，完成了一些融入自然的作品，看步道恢復自然，人可以安心在上面行走，是很有成就感的，想不時地回去看看，看到已經消融成自然的一部分的手作物，即使別人看不出來，你會明確地知道修補自然的療效，而且知道被山所接受，那就像是自己跟山有一個小秘密，也因此與這座無名的山產生一份獨一無二的親密感。旅外的我也因此而感覺到跟家鄉更靠近，羨慕起在山腳下的小學生們，能有一座山陪他去玩、去探索、去觀察、去傾聽、去學習的童年。

不只是步道線型，這是著眼於環境整體系統的方案。而透過與屏東大學學生以及在地師生與志工的參與，討論與行動本身就是環境教育的過程。愛護自然並不是像原本想樣的截然兩分：既非興建設施讓人更容易進入自然，也不是完全不預預、任其自然。尤其在淺山生活區域，人本來就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正是建立在對自然深層的了解，才能找出適切行動的可能。

## 如童年的時候 如果有一座山陪 (下)

### 老虎嫲 (貳)

被老虎嫲這麼一吼，婦女及男人全都拿出了勇氣，因為莊子失守的話，大家確實只有死路一條，為了辛苦開墾的家園，更為了後代永久發展的基業，大家只有拚命相拼。

僅有的兩隻火鎗，以及鎮庄的大砲被拖到了現場，只是要架起來的時候，才發現太緊張而忘記把砲架一起搬出來。怎麼辦？眼看敵人越來越近……

「呼——咻——！」忽然間，天空黑雲密布起來，並且東北風大起，一枝大竹竟然那麼湊巧倒了下來，而且正好倒在大砲旁邊。

「我們穩準會贏啦！這是上天惜我們龍肚莊民，才會倒下竹頭做現成的砲架仔幫助莊民一臂之力啦！」老虎嫲再次鼓舞大家：「不用驚！天公站在我們這邊，等下先瞄準有拿弓箭的人來打。」

「轟！」砲彈落下處，只見敵人與土石被炸飛，陸續發射幾發砲彈，配合火鎗的射擊，多名傷亡的敵人驚慌伏臥，暫時不敢再前進。然而，幾分鐘後，由營芒與雜草的晃動，莊民看出敵人又行動了，這次採取匍匐爬行前進。「衝啊！殺啊！」莊民在老虎嫲的指揮下一齊嘶喊。

敵人聽到喊聲叫殺的聲音，不得不起身應戰。只是，上當了！

文／笠民鍾鐵鈞

莊民仍在原來的地方，這純粹是虛張聲勢騙他們出來。也許是不把異樣又突出的藍衫婦女隊看眼裡，也可能是惱羞成怒而一不做、二不休，敵人突然口呼嘯叫，向著莊民駐足處狂奔而來。

太好了！正希望敵人快跑衝刺。雙方的距離被快速拉近，五十公尺，四十公尺，大砲及火鎗已太近而失去作用，莊民的臉色已轉白；更近了，只剩三五公尺，三十公尺，已經可以清楚看見敵人的眼睛。劍拔弩張，雙方即將短兵相接……

「哎呀！」「啊——」突然一連串的痛苦哀叫聲傳了出來，中間還雜有臨死前拖得長長的淒厲嘶喊。

再次上當了，也讓敵人膽寒了。原來，敵人掉入了早就挖妥且偽裝很好的深一公尺多的壕溝內，更可怕的是壕溝內插有削得極銳利的竹子。這次的死傷比大砲所轟還嚴重，至少廿、卅人已失去戰鬥能力。

(未完)